

宋聚丰 聂欣◎著

情系

CCTV10

热播剧

# 北大荒

那个特殊年代下的青

春奋斗



我们一直感动于那个年代的纯真和浪漫

大众文艺出版社

宋聚丰 聂欣◎著

CCTV10 热播剧

# 北大荒

那个特殊年代下的青春奋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荒/宋聚丰, 聂欣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240-429-8

I. 北… II. ①宋…②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800 号

书 名 北大荒  
著 者 宋聚丰 聂 欣  
责任编辑 杜丽萍  
装帧设计 方子豪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2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致  
那样一个坚毅而浪漫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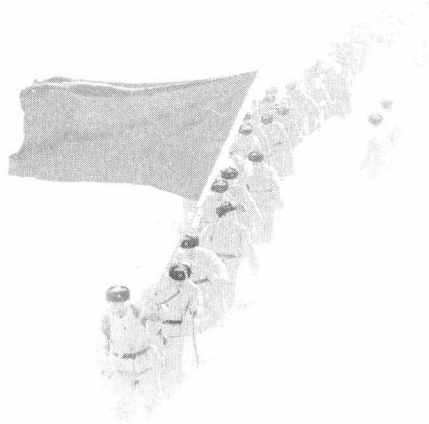
这是特定时间坐标下的青春骚动

激情、浪漫、疯狂、血色

且肆无忌惮

但我们

一直感动于那个年代的纯真和浪漫



## 北大荒 CONTENTS

第一章 攻城	001	第六章 招收女兵	068	第十一章 舞会	137
第二章 沈秀告状	014	第七章 沈秀遇险	085	第十二章 沈母去世	148
第三章 龙山垦区	029	第八章 女兵造反	100	第十三章 罗薇薇遇险	159
第四章 征兵	045	第九章 山东大葱	113	第十四章 郝豹认错	170
第五章 郝来闯祸	056	第十章 劳动竞赛	124	第十五章 误杀小鹿	182

第十六章	赵天顺成亲	193	第二十一章	萧山岳调走	253	第二十六章	罗薇薇调走	306
第十七章	广播站	202	第二十二章	重 逢	265	第二十七章	萧山岳牺牲	315
第十八章	修渠大军	215	第二十三章	尖刀营摘旗	274	第二十八章	耿喜旺受冤	322
第十九章	韩光烈牺牲	228	第二十四章	沈秀生病	286	第二十九章	郝豹病重	333
第二十章	耿喜旺受冤	241	第二十五章	吕富友重现	294	第三十章	大结局	341

# 第一章 攻城

## 1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七年冬，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国内烽烟又起，解放军与国民党部队正在争夺华北中原的一个城市——安城。

此时，战场上炮火连天、硝烟滚滚，密集的枪炮声噼噼啪啪地冒着火光往外冲，尖刀连连长郝豹率领着部下冲到了最前面。这时，数发炮弹同时落下，不远处的城墙及城门近处被猛烈的炮火炸得碎石横飞，顿时硝烟弥漫……距安城城门不远的尖刀连前沿阵地上，两挺重机枪和四挺轻机枪正向守城的国民党军队猛烈地射击着，而此时，伏在工事后的一双眼睛一眨不眨地观察着国民党阵地的情况，冷峻的脸上略带着一丝困惑，此人正是尖刀连连长郝豹。在郝豹两侧卧着另外几个人，分别是郝豹多年的战友赵天顺、新兵郝来和萧山岳。

此时的安城城外已经笼罩在解放军的炮火和硝烟中，而国民党阵地方向却如死一般的沉默，没有任何抵抗，这沉默让郝豹大为不安，他们到底酝酿着什么？坐以待毙肯定是不行的，郝豹转身对旁边的赵天顺说：“赵副指导员，你掩护，我上！”随后背着大刀片，对旁边一挥手：“一排的，跟我来！”

二十多名解放军士兵手持炸药包，紧跟着郝豹机警地迂回前行，崎岖的地形正好给他们作了掩护，一队人动作敏捷地向国民党阵地迅速逼近。

新兵郝来此刻也沉不住气了，捅捅身边的萧山岳，悄声说道：“小山药，咱们也跟着郝豹哥上吧！”

萧山岳应声而出，二人提起手里的步枪刚要冲出战壕，却被赵天顺大声呵斥住了：“站住！刚入伍的新兵蛋子凑什么热闹，趴在那儿，别动！”

郝来和萧山岳只好站住，极不情愿地躲在工事后，密切注视着郝豹等人。此时，郝豹已经率领众人在地形的掩护下，逐渐逼近到距安城不远处密集的铁丝网前，郝豹正抽出大刀片子准备砍断铁丝网，突然，一直没有动静的国民党阵地上枪声大作，各种轻重机枪纷纷开火，密集的火力打得郝豹等人抬不起头来。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强大火力，大家纷纷扑倒，隐藏在不同的地形后面。

此时，隐藏在战壕里的赵天顺也发现了这一情况，赶紧命令轻重机枪手狠狠地打，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下去！机枪手们奋力射击，国民党阵地上的火力再次受到压制，有所减弱。郝豹抓住机会，再次带领部下匍匐前进，逐步向铁丝网处逼近。赵天顺见工事有效，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再次加大火力，郝豹等人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眼看就要接近铁丝网了，可突然迸发出来的枪声再次打乱了郝豹的计划。

在安城的侧面不远处有一个发电厂，就在发电厂水塔下的暗堡上，此刻不知被谁由里到外地捅开了五六个射击口，几挺重机枪发出密集的火力，从侧翼射向郝豹的部队。郝豹等战士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打得措手不及，纷纷中弹倒地，伤亡惨重。匍匐在地的郝豹见状，急切地寻找着这突然出现的火力点。同时，赵天顺也发现了这一新敌情，他指着水塔下的暗堡，对身旁的两个机枪手吼道：“掉转枪口，往那儿打！”

水塔暗堡里的重机枪依然不停地射击着，城墙上刚刚被压制住的国民党军火力，在侧翼的支援下仿佛起死回生一般，变得更加疯狂。铁丝网附近，郝豹等人被打得寸步难行，情况十分危急。而在发电厂水塔的暗堡里，国民党机枪班的班长耿喜旺正指挥手下继续射击。在打出一个漂亮的连发之后，耿喜旺一边向外观察一边对其他人大声命令道：“弟兄们，先别管对面共军的工事！集中火力，压住铁丝网前面的共军！”

这边，匍匐在地的郝豹恼火而又无奈地注视着发电厂水塔下的暗堡。一排长冒着弹雨爬到郝豹跟前，焦急地说：“连长！这个暗堡的火力太猛了，怎么办？”

“抓住他们换弹匣的空隙时间，冲上去把铁丝网炸掉！”郝豹狠狠地说。

此刻，水塔暗堡里的重机枪节奏更加急促，耿喜旺大声命令着部下：“弟兄们，按照平时的操练，换弹匣动作一定要迅速，大家要把时间错开！绝不给共军喘息的机会！”

郝豹见攻势越来越猛烈，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只得命令部队暂时撤退。另一边，密切关注着郝豹等人的郝来再也待不住，突然举起手中的枪疯狂地向暗堡处扫射。正在此时，暗堡里一个国民党军士兵停止射击，凑近射击口向外观察着，高兴地说：“班长，共军撤了！”话音未落，郝来射出的子弹击中士兵甲的脑部，猝然倒地。耿喜旺见此大急，叮嘱大家千万不要靠近射击口，并警觉地观察着暗堡外的情况。

这边，郝来正得意地向萧山岳炫耀着枪法，郝豹率领战士有些狼狈地撤回工事



内。一排战士伤亡惨重，一排长走到郝豹身边，明显有些不满：“郝豹，我看不能再这样强攻了，得想点别的办法啊！”

郝豹黑着脸，什么话也没说。此刻赵天顺突然发现了什么，捅捅郝豹：“哎，师首长来了！”郝豹抬眼望去，师参谋长邱大犁带一个警卫员沿着工事匆匆走来，郝豹和赵天顺迅速起立敬礼。

邱大犁走到郝豹身边，关切地问：“情况怎么样？”

“他娘的，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组织了五次冲锋，全被打回来了！第六次眼看要成了，不知道又从哪儿冒出来个新的火力点，所以我们只好往回撤。”郝豹黑着脸说道。

赵天顺接着说：“这个火力点的重机枪太厉害了！”

“是啊！那几挺重机枪不管是点射还是连发，技术都很高，打得我们简直抬不起头来。本来想趁他们换弹匣的时候炸掉铁丝网，没想到换弹匣的时间也非常快，还是没成功！”郝豹狠狠地说道。

邱大犁也觉得情况严重，从警卫员手里拿过望远镜，向城角暗堡处观望。过了一会儿，邱大犁皱着眉头对郝豹说：“郝豹，如果夜间进攻，你有没有把握？”

郝豹反复琢磨着：“我也在想这个事，这儿地势开阔，白天不宜隐蔽，我们历来善打夜战，可以考虑在夜里向敌人发起攻击。”

“好！主攻任务就交给你们连了。晚上让一团在正面发起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邱大犁指着远处发电厂水塔的暗堡，说，“你们就从那儿打开突破口！现在去树林里好好休息一下，天亮之前一定要扫清攻城障碍！”

“是！保证完成任务！”郝豹一脸坚定地说。

## 2

此刻，在解放军前沿阵地后的小树林里，浓重的硝烟还未散去，仿佛是升腾起的巨大雾气笼罩了整个树林，密密的丛林在雾气的点缀下仿佛失去了往日的棱角。不远处，一群支前队员在硝烟中匆匆走来，他们推着满载食物的独轮车，或挑着装有稀粥的木桶，或扛着战场上需要的简易担架，一个漂亮朴素的姑娘走在最前面，身上还背着一个大背篓，她就是郝豹的未婚妻、乡妇救会主任兰珍。

郝豹的连队散居在小树林周围休息，连队干部们正紧张地部署着夜间的行动。此时，任兰珍率领着支前队来到树林边上，一边指挥大家卸下东西，一边大声招呼着大家吃饭。

郝豹看到兰珍颇有些意外，紧张的脸色有所缓和。他一边招呼手下吃饭，一边傻笑着奔向兰珍，惊喜地问：“兰珍，你怎么来了？”兰珍爽快地说：“你们到咱们家

门口打仗，我咋能不来啊！”

郝豹笑了一下，忽然想到什么，关切地问：“儿子咋样了？”兰珍嫣然一笑，示意自己背上的背篓，悄声地说：“拿下来。”郝豹连忙将兰珍身上的背篓拿下，兰珍不满地说：“轻点！”

郝豹嘿嘿笑着，将背篓轻轻地放在地上。兰珍小心翼翼地掀开背篓上的盖，里面是一个精致的小包裹，包裹里露出一个孩子酣睡的小脸。郝豹欣喜地看着背篓中的孩子，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将孩子抱起，轻声唤着：“连娃子，连娃子……叫爹，快叫爹呀！”站在他旁边的兰珍嗔怪地说：“孩子还不满一岁呢！看你心急的！”

郝豹只是嘿嘿地傻笑，一边迫不及待的赵天顺毛手毛脚地从郝豹手里接过孩子，大声地说：“连娃子，你可想死我了！来，让叔叔亲亲！”说着，就把胡子拉碴的下巴往孩子脸上蹭。

孩子受到惊吓大哭起来，兰珍连忙从赵天顺手中接过孩子，温柔地哄着孩子。郝豹乐呵呵地看着孩子，转身对邱大犁得意地说：“听咱儿子这哭声，多响亮啊！长大之后绝对是个好兵！”

兰珍笑笑，继续哄着孩子，邱大犁关切地对兰珍说：“兰珍啊，这孩子就靠你了。”兰珍微笑着点点头。

另一边，郝来和萧山岳等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煎饼、大葱和咸菜，郝来边吃边念念有词：“当兵好，当兵好，当兵能穿对襟袄。对襟袄，五个扣，天天能吃猪羊肉！”旁边的萧山岳悄声地说：“你念叨什么呢？哎，连长旁边那个女的是谁啊？”

郝来有些夸张地说道：“你不知道了吧，仔细听着！那是我兰珍姐，郝豹哥未来的媳妇，堂堂区妇救会主任、支前模范，大名任兰珍。”

萧山岳不解地问郝来：“哎，郝来，你和连长是一个村的，连长还没有成亲怎么就有儿子了呢？”

郝来略带些得意地说：“这个说来啊我最清楚了，他是郝豹哥和兰珍姐收养的孩子。孩子的父母是郝豹的战友，在战斗中牺牲，牺牲时娃子还不满一岁，他俩就收养了孩子。他们俩对孩子可好了，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走，咱俩去看看，呵呵！”

在树林边上，郝豹正凑近兰珍悄声说：“兰珍，天黑以后部队就要发起攻击了，你带着孩子先撤下去吧。”兰珍微微一笑，说：“不，我跟着你。”

郝豹说：“听话，撤下去！”

这时，郝来带着萧山岳过来，亲切地叫道：“兰珍姐！”

兰珍看着来人，颇为意外地说道：“郝来?!你怎么也在这儿？”

郝来有些得意地说：“我分到尖刀连了，鸟枪换炮，正规军！”随手指着身边的萧山岳说，“新兵蛋子，萧山岳，又叫‘小山药’。”刚说完，郝来忽然看到郝豹正严肃地盯视着自己，连忙收敛着，有些胆怯地指着旁边的萧山岳说：“姐，这是咱们邻

村的萧山岳，跟我一块儿当兵的。”随即对萧山岳悄声说道，“说话呀你！”

萧山岳有些拘谨地说：“……兰珍姐，我们都是郝豹哥的兵。”郝来赶紧示意萧山岳：“到部队要叫官号，别老是称兄道弟的。”萧山岳更加拘谨地说：“兰珍姐，我们都是郝连长的兵。”

兰珍对萧山岳亲切地笑了笑，旁边的郝豹故作严肃地说：“郝来，听说你枪法不错。”

郝来有些得意：“哥……哦，不，连长，枪法算什么，小菜一碟！”

郝豹说：“那好，晚上跟着我！”一旁的萧山岳急了，连忙问道：“连长，那我呢？”

郝豹说：“你？再说！”

兰珍抱着孩子走近郝豹，悄声地嘱咐他一定要小心。郝豹一笑：“知道啦！”

而此时的水塔暗堡内，两件雨衣平铺在地上，上面摆放着美式的牛肉罐头、压缩饼干、香肠、瓶装老白干等食物饮品，一个国民党军连长正和重机枪班的士兵们有滋有味地吃着。

国民党军连长大声称赞着大家打得好，抑制了共军的进攻，一名士兵边吃边得意地说：“有耿班长在这里带着我们打，保证共军的一个苍蝇也不会让它飞过来！”国民党军连长闻此走近耿喜旺，关切地说：“耿喜旺，这儿可就全靠你了！”正吃着罐头的耿喜旺淡淡一笑，没有说话，但眉宇间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国民党军连长悄声嘱咐道：“共军最擅长夜战，要早作防备。”

耿喜旺信心满满地说：“长官放心，我们早有准备！”

“好，我相信你！等打赢这一仗，我一定会禀报上峰，对你提拔重用！”国民党军连长高兴地说道。耿喜旺回道：“谢谢连长栽培！”

小树林里，连娃子已经进入梦乡。兰珍将睡着的孩子悄悄地放进背篓内，旁边的邱大犁关切地悄声说：“兰珍啊，孩子都这么大了，我看你们赶紧结婚吧，两家的人也好互相有个照应。”兰珍瞥了一眼郝豹，悄声说：“那要看他啥意思了。”

邱大犁走近郝豹，悄声说：“郝豹，你和兰珍的事情就抓紧办了吧。”郝豹无奈地笑笑，说：“整天行军打仗，哪有工夫结婚啊！再说，部队规定‘二八五团’，二十八岁、五年军龄、团级干部，够这条件才能成亲，我现在年龄、级别都还不够呢！”

邱大犁听后一脸认真地说：“‘二八五团’的规定是指在革命队伍内部搞对象，并没有限制和地方的女同志成亲，兰珍同志不在这个规定之内。”

郝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转眼看着兰珍，兰珍也不好意思地看着郝豹。

邱大犁将两个人的表情看在眼里，温和地说：“你们俩别对眼儿了，痛快点，打下安城就成亲，怎么样？”郝豹看了一眼兰珍，嘿嘿笑着说：“只要参谋长批准，我

没意见!”

“兰珍，你呢?”邱大犁转身问兰珍，兰珍爽快地说：“他没意见，那我也没意见!”

“好，打下安城，就给你们办喜事儿!”邱大犁一拍板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 3

夜幕降临，在前线工事里，郝豹带领着数百名解放军官兵手持各种武器，等待着进攻的命令。指挥所里，邱大犁也耐心地观察着前线的战况。这时，作战参谋报告邱大犁，各连已做好进攻准备，但邱大犁觉得进攻时机未到。

水塔暗堡里，伏在射击口上的耿喜旺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不时回头警告弟兄们打起精神，准备进攻。

尖刀连，任兰珍不顾郝豹的反对跟着他来到前线。郝豹一面埋怨兰珍，一面不断叮嘱她要多加小心。就在此时，寂静的夜空中突然出现了两颗红色信号弹——这是进攻的标志。猛烈的炮火瞬间开启，刹那间炮火连天、硝烟滚滚。指挥所内，邱大犁手持望远镜观察着安城城门的方向。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邱大犁发出命令：“两分钟后，炮火延伸，一团立刻发起攻击!命令尖刀连，一团发起攻击后立刻行动!”

守候在电话机前的作战参谋闻令立刻把进攻的命令传达出去。

水塔暗堡内，耿喜旺伏在射击口处向外认真地观察着，各个射击口前的国民党士兵全神贯注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战斗。

此时，耿喜旺收回目光转头对暗堡内的国民党军士兵们严肃地说：“兄弟们，我重复一遍，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按原定的部署去打!二百公尺以内的目标全部消灭，二百公尺以外的目标不要管!火力一定要交叉开，换弹匣动作一定要快!点射连发一定要随机而变!弟兄们，记住了吗?”

“是!”国民党军众官兵齐声道。

阵地处，六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数百名解放军官兵向安城方向奋勇冲去。郝来、萧山岳一边关注着发起攻击的部队，一边悄声地嘀咕着，郝来颇老到地说：“开始了，马上就该轮到咱们了!山岳，你哆嗦啥?”

萧山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头一次打夜仗，有点害怕。”郝来拍拍胸脯，说：“你真没出息!跟着我，包你平安无事!”

战场另一处，郝豹正带领着赵天顺等人向水塔的暗堡方向摸去，兰珍也带领着支前小分队紧随其后。

水塔暗堡里的耿喜旺依然趴在射击口处向外观察着，一个国民党士兵有些不解地问：“耿班长，城门方向打得那么热闹，咱们这儿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耿喜旺一时也弄不明白，突然像是想到什么，紧张地说：“弟兄们，准备战斗！”随后他来到暗堡的某处，将墙上的电闸合上，一盏耀眼的探照灯突然亮起，来回摇摆的探照灯发出强烈的光束，把暗堡外附近的地面照得如同白昼一般。一瞬间，原本悄无声息的尖刀连战士们暴露在探照灯的光芒下，惊呆了的郝豹猛然惊醒，高声怒吼：“快！卧倒！隐蔽！”尖刀连的士兵们纷纷就地卧倒，各自寻找着有利地形，掩藏起来。

距暗堡外不远的开阔地带，尖刀连被猛烈的火力打得难以抬头，赵天顺快速翻滚着来到郝豹跟前，焦急地说：“没想到兔崽子还有这一手，咋办？”

郝豹命令道：“找几个枪法好的，先把敌人的探照灯打掉！”

赵天顺大声说：“敌人的火力太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怎么打？”

郝豹大声喊道：“把所有的机枪给我调过来！”

不多久，郝豹身边的三挺轻机枪一齐向水塔的暗堡射击。敌方的火力受到干扰，有所减弱。在距郝豹不远的另一处隐蔽点，赵天顺趁对方火力有所减弱的间隙，果断命令郝来等五六个枪法精准的战士猛烈进攻。一连串子弹过后，赵天顺翻滚到郝来身边，说：“郝来，把那个灯给我打掉！”

郝来瞄准，探照灯被打碎熄灭。几乎与此同时，暗堡中的重机枪也停止了射击，战场上出现了瞬间的安静……郝豹见状，高声喊道：“同志们，冲啊！”

趁着黑暗，郝豹带领尖刀连向暗堡奋力冲去，兰珍与支前小分队也紧随在后。

水塔暗堡内，手握重机枪的耿喜旺沉着地说：“弟兄们，做好射击准备！”随后转身对守在另一电闸前的士兵下达开灯的命令，这时，另外一处制高点上又亮起了一盏探照灯，正渐渐逼近暗堡的尖刀连几乎全部暴露在探照灯的光亮下，所有人都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一招，一瞬间有些慌乱。

这时，暗堡内的重机枪一齐开火，疯狂地扫射着暴露在灯光下的尖刀连官兵。尖刀连众多官兵中弹倒地，其他人纷纷卧倒，寻找着隐蔽点，队伍一片混乱。卧倒在地的郝豹气得双眼冒火，他忽然看到慌乱的萧山岳不知所措地寻找着隐蔽地点，而一挺机枪正对着他，这时，兰珍不知从何处冲了出来，奋力将萧山岳扑倒在地，几乎与此同时，几颗子弹射来，打中了兰珍。中弹的兰珍缓缓倒地，所有人都惊呆了……

“兰珍！”郝豹猛然跳起，被赵天顺拦住，“豹子，小心！”

郝来连滚带爬地来到萧山岳身边，掐着萧山岳的脖子，狠狠地骂道：“你个兔崽子，兰珍姐都是为了你！”郝来禁不住失声痛哭，深受刺激的萧山岳不知说什么好，顺手抢过一个战士手中的炸药包，刚要向前冲，郝来全力将他扑倒在地，吼叫道：“你他妈不想活了！”萧山岳眼含热泪悲痛地喃喃而语。

暗堡处的每个射击口都在疯狂地射击着，悲痛欲绝的郝豹好像没听见一样，直视着暗堡，郝豹突然抓起冲锋枪，站起身对着探照灯开火，探照灯顿时灭了，郝豹大喊一声：“爆破手！”然后头也不回地向着暗堡冲去。萧山岳、郝来和另外两名爆破手抓着炸药包跟着郝豹向暗堡冲去。

解放军前沿指挥所内，一作战参谋匆匆走近邱大型：“报告参谋长，正面攻城的一团和敌人呈胶着状态，僵持不下！尖刀连方面没有任何消息！”

“看来郝豹是遇到麻烦了。”邱大型沉吟了一会儿，转身对作战参谋说道，“命令攻城部队一定要与敌人死缠烂打，为郝豹他们争取时间！”

此时，郝豹等人已经趁着夜色来到了发电厂墙外。

“炸掉它！”郝豹下令，三名爆破手将炸药包架在一起。

“隐蔽！”

爆破手拉燃炸药包的导火索，郝豹等人躲在不远处，关切地注视着燃烧的导火索。一声巨响，硝烟弥漫中，发电厂高墙被炸塌一大段，露出了一个巨大的豁口。

暗堡内，巨大的爆炸声让耿喜旺一愣，随即高声喊道：“张富贵、王大龙，你俩出去看看，哪儿来的爆炸声？”王张二人闻此，抓起身边的卡宾枪，向门外走去。

郝豹等人冲过来，临近门口，郝豹做个手势，众人警觉地停下。恰在此时，王张二人从暗堡内走出，见到郝豹等人，顿时吓傻了，随即“噉”了一声，扔掉手中的枪，转身逃进暗堡内。郝豹等人随即紧跟着冲进水塔内。

二人鬼哭狼嚎地跑进暗堡，郝豹等人紧跟着冲进来，鸣枪示警，耿喜旺等人全都惊呆了，暗堡内片刻的安静。郝豹威严地说：“全都举起手来，靠到墙边去！”与此同时，郝来等人迅速站好各自的位置，端枪指着耿喜旺等人。耿喜旺等人惊魂未定，呆呆地看着。

“我再再说一遍，都靠到墙边去！谁敢反抗，老子就毙了他！”郝豹大声说道。

郝来等人端枪示意着耿喜旺等人：“快快快！靠过来！都靠过来站好！”

耿喜旺等人顺从地来到墙边站成一排，郝来等人端枪监视着。郝豹转身对一个士兵说：“去，到外边发两颗绿色信号弹。”

夜空中，两颗绿色信号弹先后升起。

赵天顺看着空中的信号弹，欣喜地高声道：“同志们，连长已经得手了，冲啊！”

尖刀连众官兵向发电厂高墙的豁口处冲去。此时的指挥所内，邱大型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欣喜地命令道：“命令攻城部队由佯攻转为实攻！命令二团马上增援攻城部队，命令三团迅速从郝豹他们打开的突破口进攻城区！天亮前一定要拿下安城！”

而在暗堡门外，失去兰珍的郝豹异常愤怒，疯了似的用双手揪着耿喜旺的衣领，恶狠狠地询问耿喜旺的名字，耿喜旺掩饰着内心的慌乱支吾地说：“耿喜旺。”

郝豹松开耿喜旺，强压着内心的怒火，指着耿喜旺等人：“兔崽子！你们这帮

兔崽子！打死我们多少兄弟！还有……还有兰珍……”但是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突然挥拳重重地打在耿喜旺的脸颊处。耿喜旺被打得一个趔趄，差点倒在地上。紧接着，郝豹动作敏捷地掏出驳壳枪，顶在耿喜旺的脑门上：“我毙了你！”

惊恐的耿喜旺绝望地闭上双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赵天顺率领着一排长及五名解放军战士冲进暗堡。看到郝豹用枪顶着耿喜旺的脑门，赵天顺急忙过来阻拦，急切地说：“郝豹，冷静些，千万不能违反纪律！”同时吩咐其他人把俘虏带走。

赵天顺开导着余怒未消的郝豹：“豹子，咱们是革命军人，千万不能做违反纪律的事情！”

“可兰珍她……”郝豹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瘫倒在地。

## 4

安城内，鞭炮轰鸣，市民们分立街道两边，用各种方式欢迎着解放军进城。有的人敲锣打鼓，有的人舞动着大红绸扭着秧歌，还有的人踩着欢快的高跷，更多的人手里拿着纸糊的简易小旗，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庆祝安城解放”等不同的标语。街道中间的很多地方也挂起了“欢迎解放军进城”等字样的大红横幅。

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队伍威武整齐地走进了安城。沈秀、罗薇薇、吕富友等几位年轻人兴奋地夹杂在市民队伍中，不时地比画打闹着。进城的解放军队伍中独独缺了郝豹和萧山岳。

原来，郝豹正带领着郝来、萧山岳和三个解放军士兵把几个炸药包堆在水塔内。郝豹神色严肃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稍后，郝来和其他三名战士从水塔里走出来，其中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个电线杆子，一边顺线一边来到屋外。郝来对郝豹说：“豹子哥，不，连长，炸药装好了。”

郝豹盯着眼前的暗堡，若有所思。

另一边，在安城师部内，邱大犁正和师长讨论着如何奖励立了大功的郝豹和尖刀连。为了鼓舞全师官兵的士气，师长建议把郝豹同志提升为营长，尖刀连扩容为尖刀营。两人正商量着，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震动了几人，邱大犁连忙派人调查此事。

不一会儿，师警卫连连长带领着六个荷枪实弹的战士，扭送着萧山岳和郝来走进师部大院。郝来一边挣扎还一边辩解着说：“为什么抓我们？我俩都是尖刀连的新兵！告诉你们，大名鼎鼎的战斗英雄郝豹——那是我哥！他要是知道了这事，跟你们没完！”

邱大犁闻声从正屋走出来，警卫连长看到邱大犁连忙上前报告：“报告参谋长，

就是他们两个带人炸了发电厂水塔及其他建筑物!”

邱大犁严肃地审视着郝来与萧山岳，问：“你们两个好像是尖刀连的吧？”

看到参谋长，郝来被邱大犁的威严所震慑，胆怯地点了点头。萧山岳也有些害怕，鼓着勇气说：“首长，我……我们俩是刚刚入伍的新兵。”

邱大犁冷冷一笑：“新兵竟然敢去炸发电厂，胆量不小啊？”突然抬高嗓门，“说！为什么要搞破坏？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做的？”

萧山岳和郝来见邱大犁的神色，都有些发呆，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邱大犁转头对警卫连长说：“先把他们关起来！待会儿我亲自审问！”

“是！”警卫连转身对押解郝来和萧山岳的警卫战士说，“带走！”

郝来真是害怕了，连忙呼喊着说：“参谋长，我们冤枉啊，是连长让我们炸的！”邱大犁闻此一愣。

此时，郝豹急匆匆从院外走进，边走边大声嚷着说：“谁抓了我的战士？凭什么抓我们尖刀连的人？”

邱大犁严厉地说：“郝豹，你喊什么？”郝豹不服地说：“参谋长，警卫连为什么抓我的兵？”

“郝豹，我问你，发电厂的水塔是不是你让炸的？”邱大犁盯着郝豹问。郝豹不解地说：“什么发电厂水塔？”旁边的萧山岳连忙说：“连长，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动大碉堡。”

郝豹恍然大悟，然后理直气壮地对邱大犁说：“就那个熊玩意儿？是我让炸的，怎么了？参谋长，好汉做事好汉当，有什么责任我一人担着！”

邱大犁恨铁不成钢地打断郝豹的话：“你倒是挺仗义啊，上级一再强调，打进城市后要严格注意保护工业设施，你们为什么不听？”

郝豹还是满肚子的不解，问：“参谋长，那是敌人的碉堡，怎么就成了工业设施了？”

邱大犁生气地说：“什么碉堡？那是安城发电厂的水塔！现在全城都停电了，你知道吗？这个责任你能负得起吗？”

郝豹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虚地说：“我……我不知道那是发电厂的水塔……参谋长，咱原来也没见过那玩意儿，早知道这样，打死我咱也不会干这种傻事啊！”

邱大犁有些哭笑不得：“你们哪，真是一伙没有文化的山杠子！郝豹，你这一炸，给安城的经济生活带来多大的破坏，你知道吗？”

郝豹真诚地说：“参谋长，我错了，可是这件事不怪他们，要打要罚我一个人担着！”

邱大犁态度有些缓和，走近郝豹，温和地说：“同志啊，干革命，光靠不怕死会打仗不行，以后全国解放了，还要搞建设呢，一定要注意学习文化，学习科学技术



知识！你们都回去吧，等候师部处理！”郝豹等人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安城街道内，来来往往的行人还沉浸在刚刚解放的喜悦中，郝豹有些沮丧地走着，郝来和萧山岳跟在他的身后，暗暗观察着郝豹。在郝豹对面，沈秀、罗薇薇、吕富友及另外四个男女学生喜滋滋地哼唱着《解放区的天》，快步走来。郝豹被歌声吸引，循声望去，看到沈秀，不禁一惊。

原来，沈秀猛然看去与兰珍很相像，只是稍微年轻一些。郝豹目不转睛地盯着沈秀，沈秀等人走近郝豹等人，几个年轻学生热情地说：“解放军同志，你们好！”

“你……你们好！”始终注意着沈秀的郝豹有些心不在焉地回应说。

他身后的郝来和萧山岳看到沈秀也十分惊讶。沈秀等人从郝豹三人面前走过，萧山岳这才对郝来悄声地说：“发现没有，有个女学生长得挺像兰珍姐的。”

眼光始终在看着学生的郝来缓过神来，悄声地回答说：“啊？我怎么没发现呢，我觉得这帮女学生都挺漂亮的！”

郝豹的目光从沈秀身上收回来，转身对郝来和萧山岳二人说道：“嘀咕什么呢？走！”可走出两步后又情不自禁地回头看着远去的沈秀。

一排长急匆匆地小跑而来，对郝豹气喘吁吁地说：“连长，你们村的支书、村长，还有你大娘看你来了。”郝豹一愣，随即高兴地问：“在哪儿呢？”

“在咱们连部，指导员正陪着他们说话呢。”

郝豹高兴得欲走，突然又想起什么，从兜里掏出赵天顺给他的那一沓边区票，对郝来和萧山岳说：“你们俩马上去给兰珍买些装裹的布料，要在城里找最大的布店，找最好的买，最贵的买！”

尖刀连连部，赵天顺正和郝豹的大娘讲述着兰珍牺牲的过程：“就这样，兰珍同志英勇牺牲了。大娘，我知道，郝豹的父母去世以后，您一直拉扯着郝豹，在他心目中您就是他的亲娘，兰珍就是您没过门的亲儿媳，您不要太难过了。”大娘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说：“兰珍这孩子好啊，实在太可惜了。”郝豹急匆匆推门走进，扑倒在大娘面前，愧疚悔恨地说：“大娘，我没有看护好兰珍，让您老伤心了！”

大娘连忙搀扶起郝豹：“豹子，起来，快起来！指导员刚才都跟我们说了。打仗嘛，免不了有生有死，孩子，大娘是担心你过不了这一坎，所以才让支书、村长带着我来看看你。”支书接过话，说：“是啊，自从兰珍牺牲的消息传到村里以后，大家伙除了可惜，就是怕你受不了，老少爷们托我们几个来看看你。”大娘指着桌上的花生、鸡蛋、核桃之类的山货，说：“这些物件，也是村里大伙托我们带来的。”

赵天顺握着村支书的手，说：“那我就代表尖刀连，谢谢咱们村的父老乡亲们了！”

“大娘，我有两件事求您帮忙，也请咱们村的父老乡亲都给帮帮忙。”郝豹诚恳地说道。

村长接过话，爽快地说：“豹子，你是咱们村的光荣，说帮忙就见外了。你说，